

畬族盘瓠与凤凰崇拜的文化意蕴

李健民

祖先崇拜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积淀，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民俗文化现象；而原始时代的祖先崇拜常常表现出对图腾的信仰。在民族大融合之前，各个部落或者部落联盟在各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有过独特的非凡的经历，都产生过为本部落或部落联盟所公认的英雄，而人们又常常把这位英雄人物与某种动物或自然物联系在一起，演绎出本氏族的图腾神，作为本氏族（民族）的“始祖”来崇拜。中华民族的构成是多元的，中国的图腾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畬族在这一个文化层面上也尽情地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作为我国东南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畬族对于盘瓠和凤凰的信仰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民俗活动是其民族特征和民族心理的集中体现，其间蕴涵的文化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本文谨就此话题作一个粗浅的诠释。

一、盘瓠崇拜的文化意蕴

历史上盘瓠崇拜是畬族祖先崇拜的一个极重要的内容，也是最能体现畬族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

关于盘瓠传说，在畬族内部最具权威的文字资料是畬家诸姓谱首的《敕书》，畬族史诗《高皇歌》^①则通过长达四五百行的诗句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盘瓠传说的基本内容。

传说中的畬族始祖盘瓠（龙麒）因为平番有功受到高辛帝的褒奖。“龙麒平番立大功，招为驸马第三宫；封其忠勇大王位，王府造落在广东。”（《高皇歌》）盘瓠后来与三公主生了三男一女，高辛帝为男儿和女婿亲赐姓氏，还封其爵号授其领地：

长男盘自能，封武骑侯，处南阳郡（在河南）；

次男蓝光辉，封护国侯，处汝南郡（在河南）；

三男雷巨祐，封立国侯，处冯翊郡（在陕西）；

女婿钟志深，封敌国侯，处颍川郡（在河南）。

以上传说虽然不能说是信史，但是却成了畬民远祖崇拜观念的逻辑起点。畬民在一年一度的会亲节常用这样一首畬歌来试探对方——

高辛种竹南京来，公主带落广东栽；

龙主亲手来培育，四行毛竹共个纬。

这里用“四行毛竹”来隐喻畬家四姓。

上面的传说人物除盘自能后来不知所终之外，余下三位则成了当今畬族三大姓，即蓝、雷、钟的支脉始祖。

与盘瓠崇拜直接相关的是“祭祖”活动。“九族推尊缘祭祖”，畬族传统的祭祖异常隆重，程式也非常繁缛，还要十分虔诚地请出“祖图”和“祖杖”供祀。

祖图和祖杖是与盘瓠崇拜相关的两件实物。

祖图又称“太公图”、“长联”等。用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始祖盘瓠（龙麒）的英雄业绩，大体上都有高辛当朝、龙麒出世、拆榜征番、归朝奉献、金钟变身、招为驸马、讨姓受封、广东发族、闯山学法、狩猎遇难、驸马出殡等情节内容。闽东畬族内部至今尚珍藏着这样的祖图，均是清朝的作品，绘制在绢帛之上，多为中堂式直轴，一套四幅。^②这些文物被畬族视为“圣物”，平时珍藏于祠堂或由族中长辈收藏，一般不轻易向世人展示。

祖杖又称“龙首杖”，是畬族显示远祖权威的象征物，平时秘不示人，只有在祭祖大典上才得以展示。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有一幅福安金斗洋畬村的祖杖照片（《丽水地区畬族志》卷首也有一幅这样的照片），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致形象。这是一根绑着许多红布条的龙头杖，红布条上面写着族内祭过祖的人的名字（这里的祭祖是一种特殊的称为“学师”的仪式，也叫做“奏名传法”，只有举行过这种仪式的人才算正式加入了图腾集团）。祖杖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福安坂中畬族乡林岭村（廉岭村）清朝光绪年间修的“雷谱”所载《龙首师杖记》有这样的记载：盘瓠王“游山畋猎，不料皇天降临，廿二年正月十四日被山羊角伤其左肋，登树岔而卒。十七日得尸而归。彼时，文武官员奏上帝……命将士将树砍回，召青洲范氏雕匠刻盘瓠王颜像，名曰‘师杖’，每朔望焚香致祭”^③。

盘瓠传说和远祖崇拜形成了畲族最原始、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氏族宗教的神灵，这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出发点。畲族北迁定居以后，在与周边汉族的长期共处亲和过程中，逐渐淡化了早期盘瓠信仰的内容，简化了祭祀程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变化呈加速度进行。现在畲族民居厅堂神龛供祀的神榜，左边一般都是以观音菩萨为首席的“各路神明”，右边则是某某郡（蓝姓汝南郡、雷姓冯翊郡、钟姓颍川郡）“远近一脉宗亲”，这些都已经与当地汉族没什么两样了。但是畲民还是通过一副“祖公联”十分自豪地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对民族始祖永远的纪念，这副对联至今在畲族的祠堂和民居中仍时有所见，据畲族内部说，这是一副“御赐对联”：

功建前朝帝誉高辛亲敕赐，
名垂后裔皇子王孙免差徭。^④

盘瓠王的“忠勇”精神是畲民引以为自豪的公认的人生价值取向，“忠勇”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有着永恒的人格魅力。旧时“在畲族人民中，对于盘瓠的传说，家喻户晓，流传甚广”^⑤。

一部畲族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充满忠勇精神的编年史。历史上畲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早在隋唐五代之时，他们就被迫离开自己在闽粤赣交界地的家园（即畲民传说中的凤凰山区）向外迁徙。他们携家带眷，一路“游耕”，一路转战，历尽艰辛。宋元之时，他们迁徙到了“福建的中部、北部，明清时已大量遍布于闽东、浙南等地”^⑥。

畲族人民的忠勇精神不仅表现在不畏艰险、坚忍不拔和高度的民族自觉性上，还表现在他们北迁定居之后，在与周边汉

民的相处过程中，为了反抗共同的敌人和邪恶势力，更把“忠勇”发挥得淋漓尽致。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编修的《福安县志》有这样一则史料：嘉靖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晚，“急报（倭）到化蛟铺屯聚”，知县李尚德“急督民兵守陴……复令晓阳快手并民壮召畬人协战”。^⑦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记载畬汉人民并肩战斗、共御外侮的最早文字。

明末清初，面对着暴虐的清军，英雄刘中藻毅然举起了反抗的旗帜，招募义旅，“取芑寮、菁寮诸种人，练之为卒”，“聚众万人”，英勇抗击残暴的清军。^⑧这“芑寮”、“菁寮”的主体就是畬民。

在艰苦卓绝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历程中，畬族人民更是把本民族传统的忠勇精神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为中华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千百年来，畬民观念中的民族始祖盘瓠王始终是他们的保护神和精神支柱，源于盘瓠王的忠勇精神也在他的后人身上得到世世代代的传承。洋溢在畬民身上的勇敢、刚烈、不屈不挠的性格和尚武精神，都可以在“忠勇”的旗帜下找到合乎逻辑的答案。

随着时代的变迁，畬族在许多方面已经和周边汉族相融合或者正趋向融合，许多地方的畬族社区对于盘瓠的崇拜现象已经渐趋淡化，而年轻的一代中许多人对古老的盘瓠传说甚至一无所知。但是，畬族的荣耀、畬族的华彩和畬族特有的忠勇的民族性格是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取代的。

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各兄弟民族

相互亲和、相互融合的演进史。一个民族在没有完全与邻近的更大的群体融合之前，也就是说一个民族只要他仍然独立地存续着，尽管它可能有很多行为已经与邻近的民族相同，但总是存在着一些表达自己个性的“族差”的。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许这种“族差”越来越少，然而它在维系本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共同心理方面有着决定的作用，同时在认准本民族自身独特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的思考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凤凰崇拜的文化意蕴

崇拜凤凰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许多民族对凤凰的喜爱和敬仰简直可以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一个县就是以“凤凰”命名。汉族民间凤凰崇拜的习俗十分普遍而且丰富多彩，而汉族女性名字当中嵌有“凤”字的更是比比皆是。

畚族凤凰崇拜的传统与畚族认定的发祥地——广东潮州凤凰山有关。

正如盘瓠崇拜产生了畚族史诗《高皇歌》一样，畚族由于对凤凰的崇拜也为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民族史诗《凤凰山》。这首主要流传在浙西南和闽东畚族社区的诗篇长达近四百行（每行七言），它为我们叙述的是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

东海之边有一座凤凰山。一天，一只凤凰飞落这里，生下一个白茫茫的大卵，百鸟齐来孵它；七天七夜之后，出世了一个小贤郎，取名叫“龙麒”。龙麒长大后，在大山场以打猎为生。一天，邪恶的山妖变成了一个老太婆，要加害龙麒。危急之时，山体崩裂，跳出一只龙狗，帮助

龙麒啮死山妖；龙狗又助龙麒获得三件宝贝：弓箭、大斧和锄头。此后“龙麒回转凤凰山，又劈山场又开田。神犬帮其猎虎豹，虎皮剥来好做衫”。一天，龙麒到水塘边喝水，与东海龙王的女儿相遇，两人产生了感情。后来龙麒就娶龙女为妻，并在凤凰山发族、繁衍。由于“凤凰山上好田场，自种自食唔（不）纳粮，打猎作田好自在，官府听得便眼痒”，招来了官兵的围攻。龙麒、龙女率领子孙英勇抵抗了九天半，终于失败。龙麒、龙女双双英勇牺牲，畬家子孙被迫四散外迁。^⑨

与《高皇歌》相比，《凤凰山》显得更为悲壮。如果仅就情节与盘瓠传说进行比较，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在《凤凰山》中龙麒直接成了凤凰的儿子，并且与龙狗不是同一个对象。

但是，不管是《高皇歌》还是《凤凰山》，都认定畬族的发祥地在凤凰山。仅凭这一点就足让全体畬民对“凤凰”肃然起敬。

或许畬族对凤凰的崇拜更与盘瓠传说中的三公主有关。

在盘瓠传说中，高辛帝的三公主是畬族的始祖婆。汉族的祖先崇拜一般不包括祖婆，可是畬族却不同，作为畬族女姓的代表，三公主受到畬族世代的爱戴和崇拜。有一首叫《祖公婆歌》的畬族古歌是用这样壮丽的诗句来歌颂三公主的——

你是丹凤迎赤霞，
你是朝阳来变化，
你比月亮更精华。

.....

传说三公主就是凤凰的化身，当年三公主出生之时，“凤凰来此百鸟珍”。畚族是一个酷爱唱歌的民族，他们将本民族的歌谣叫做“歌言”，这歌言的来历就是由于三公主。畚族古歌《祖公婆歌》中有这样一段唱——

公主成年更聪明，近山也知鸟音啼；
公主也知百样鸟，云雀要找她谈心。
画眉欢喜盈盈笑，直直飞到玉凤楼；
又同公主来对歌，画眉一首她一首。
公主长成尽灵通，鸟唱歌言教人传；
山哈歌言从此起，传流万代教子孙。

在三公主与忠勇王成婚之际，母后娘娘亲赐凤冠和镶有珠宝的风衫给公主，将自己心爱的女儿装扮成高贵的凤凰，祝福她像凤凰鸟一样，给畚家带来幸福和吉祥。后来公主生儿育女，就将女儿打扮成凤凰模样，此举代代相承，成为习俗流传至今。

历史上的畚族实行的是族内婚，即在蓝、雷、钟等姓之间互通婚。这样就保证了畚家的每一个新娘都是美丽的凤凰。

闽东畚族妇女的凤凰装都很有特色。以福安畚族为例：畚家妹子被称为“凤凰女”，她们的装扮是雏凤的象征。梳理时先用红头绳与头发掺在一起编成长辫子，扎起，然后盘缠在头顶，成圆形，额前留些许刘海；16岁后畚家妹子头发梳成筒形，头顶扎上红绒绳，缠到右额前，是为“凤头”。身上穿着黑色的衫裤，衣领袖边镶上一些刺绣花边，这是“凤身”；腰带称作“凤凰子孙带”，是从前面往后面扎的，带子上绣有图

案花纹，末梢还有丝绦，比拟小凤凰美丽的翎尾。

婚后妇女是成年大凤凰的装扮。头发从脑后梳起，盘在头上呈筒形高帽状，然后在靠近发顶中央横插一支银簪，成为“凤髻”；衣领襟边和两袖的花边宽大而且艳丽，象征凤凰的颈、腰和翅膀；象征凤尾的腰带也异常美丽。

老年妇女则是老凤打扮：发髻低矮，衣边和腰带的图案花色也很朴素。

畬族凤凰崇拜的观念围绕着婚俗还有许多有趣的表现。畬族姑娘在出嫁时，娘家要为新娘子准备好“凤凰蛋”（经红颜料染过的煮熟的鸡蛋，这一习俗当地汉族亦然），并将它们塞在嫁妆里，表示吉祥；新娘子的花轿过桥时要抛一个凤凰蛋，以避邪祈福；畬族“闹洞房”有一个节目是“讨凤凰蛋”，青年人唱着歌谣兴高采烈地又找又闹又讨凤凰蛋。歌谣是这样唱的：

一心爱去凤凰山，凤凰山下好地盘；
凤凰山上出贵子，贵子进到京都城。
凤凰是凤凰，凤凰生蛋四角光；
凤凰生蛋生何处，直去新房探渊源。
凤凰生蛋生得好，从娘金房取出门；
谁人识得凤凰蛋，直上金銮中状元。

旧时畬民还有过“凤凰节”的传统。每隔三年的正月十五即是凤凰节，这一天，畬家用糯米糍塑成凤凰模型，带着公鸡、猪肉、带鱼和香烛元宝等祭品到附近庙宫祭祀凤凰，祈求神鸟给他们带来平安、吉祥。入夜，畬民点燃篝火，举行歌舞

晚会，又唱又跳，尽情狂欢，直到子夜时分。

畬民对凤凰就是如此的痴情。

凤凰是三公主的象征，也是畬族妇女的象征。

善良、勤劳、聪明、美丽的畬族妇女为畬族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畬族妇女是家族的核心，她们除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之外，还要和男子一样，长年累月地上山下地，辛苦劳作，因而受到整个民族的尊敬。畬族族谱上记载：“吾族本畬民，男女耕作，自古如斯。”^⑩于是畬族妇女在氏族内部获得了极高的地位——

在婚嫁过程，畬女离别娘家祖先无需下跪，只要在厅堂对着中堂壁行鞠躬礼。男家迎娶新妇，要在中堂上方贴上“凤凰到此”的大红纸，表达对新妇的敬意和对吉祥的祝愿。新妇进门，男方亲朋要回避，连父母都得躲起来，恭候新妇的鸾轿。“拜堂”仪式上，新郎三跪九叩头，新娘却端立一边，点点头，表示一个意思即可。

畬族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履行“祭祖”仪式（浙江畬族称为“学师、传师”，闽东畬族称“奏名、传法”）。祭祖是人生的最大荣耀，祭过祖的人，在氏族内部享有诸多特权和礼遇；死后着“红身”（以区别没有祭过祖的“白身”），做“大功德”，男称“郎”，女称“娘”，名载族谱，入驻氏族神圣的殿堂。

畬族对女性的尊崇还表现在母舅的权威上：在族内，母舅的权威远远超过叔伯：姑娘的婚事要由母舅主持；妇女去世，母舅未到，死者不得入殓；婚丧寿诞酒宴，母舅一定坐大位；兄弟分家，由母舅主持……

这许许多多超乎寻常的“特殊待遇”，足让旧时无数在封

建礼教严酷的枷锁下呻吟的汉族女同胞瞠目结舌。

假如我们暂时不去考虑畬族女性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杰出的表现,而是仅仅从观念形态上去理解畬族的“崇凤敬女”现象,不难发现,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古老的三公主传说中得到顺理成章的解答。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凰崇拜”与“盘瓠崇拜”又走到了一起。

盘瓠与凤凰就是这样主宰着畬族的精神世界,并且完成了畬族独特的发展轨迹,在文明的道路上不断进步。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盘瓠和凤凰是照耀畬族传统文化的两颗亮丽的恒星,那么忠勇与善良就是构建畬族精神大厦的一对参天巨柱!

注释:

①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畬族高皇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如福安市康厝畬族乡周坑村的祖图等。祖图还可以有横轴式的,如现藏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的畬族祖图和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整理的《畬族高皇歌》卷首的祖图插页等。

③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化大观·畬族编》,9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④福建省福安县甘棠田螺园畬村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修《冯翊雷氏宗谱·御赐对联》,转引自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2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⑤《福建省福安县甘棠乡山岭联社畬族调查(1958年)》,《畬族社会历史调查》,144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⑥施联朱:《关于畬族来源与迁徙》,转引自蒋炳钊:《畬族史稿》,87页,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⑦明万历二十五年《福安县志》卷九，3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⑧清光绪十年《福安县志》卷二二。

⑨雷阵鸣整理，载《福建民族》1994（5）；又见《畲族叙事歌集粹》，8~21页，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

⑩清光绪三年修福安县东山畲村《雷氏族谱》，转引自蓝炯熹：《畲民家族文化》，276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作者单位：宁德市民族中学）